

清华语言论丛

语言过程与维度

*Language Process
and Dimensions*

彭宣维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语言论丛

语言过程与维度

Language Process
and Dimensions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韩礼德和侯易等人的基础上,提出并探讨了以下基本议题:(1)阐述了从语素到语篇是一个具有义、形、音三个层次的连续体,如果将三元因素考虑在内,语言就应该是一个具有三维特征的立体模型;(2)澄清了目前系统功能语法研究中混淆的语用、语义和语法范畴问题;(3)对主要语篇范畴,包括概念、人际和信息功能及其相关形式和音系组织进行了全面描写;(4)将传统的系统功能模式,同语用编码所经历的认知操作过程联系起来;(5)对“系统—过程”这一语言新模式做了具体论证;(6)进而探讨了该模式在双语词典编纂和叙事学领域的应用;(7)最后从社会符号系统的角度建立了一个文化模式。本书提出的“系统—过程”模式对英汉语对比、汉语描写、单双语辞书编纂与修订、外语教学、翻译(包括机器翻译)以及其他相关研究,均具有应用价值;适合语言学研究参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过程与维度/彭宣维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ISBN 7-302-05841-5

I. 语… II. 彭… III. 语言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7432 号

出 版 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责任编辑: 吴 锦

版式设计: 肖 米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5 彩插: 1 字数: 44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5841-5/H·429

印 数: 0001~4000

定 价: 39.00 元

目 录

序	I
前言	III
第一章 缘起——语篇在语言中的位置:侯易的词汇衔接 理论及其语言模式	1
第二章 知识,策略和编码:改造侯易模式的准备工作	10
第三章 语言过程与维度	19
第四章 时态选择的系统性及其所体现的时间意义	50
第五章 句间的逻辑语义关系	56
第六章 逻辑关系的跨句衔接作用	69
第七章 逻辑关系的语篇组织模式及其和语篇类型的关系	83
第八章 主谓语及其语篇组织链	100
第九章 语气,句型,声调和角色交换	111
第十章 褒贬评价情态成分:“经验—人际”二元功能词	130
第十一章 语篇的情态评价意义	147
第十二章 声调组织的情态意义:《我有一个梦》的音系组织分析	165
第十三章 语体,庄重性和地位	172
第十四章 信息成分的作用及其语篇实例分析	193
第十五章 主位与主题	205
第十六章 主题层次和语篇级阶	217
第十七章 语篇主题类别	230
第十八章 语篇主题的信息组织功能	239
第十九章 语篇主题的体现方式	255

第二十章	主题发展与衔接·····	263
第二十一章	隐喻化个案研究:人称代词体现人称关系意义的 隐喻化过程·····	274
第二十二章	美学化个案研究:从音系组织的语篇过程看语言的 美学化过程·····	283
第二十三章	从过程—维度模式看英汉双语语文词典·····	297
第二十四章	话语,故事和情节:从过程—维度模式看叙事学的 相关基本范畴·····	311
第二十五章	社会符号系统与文化:层次互动文化模式 ·····	319
第二十六章	结束语·····	333
附录	·····	337
参考文献	·····	359
<i>Language Process and Dimensions: A New Systemic Model of Language — A Synopsis</i> ·····		380

CONTENTS

Preface	I
Foreword	III
Chapter 1 Background-Status of Text in Language: Hoey's Lexical Cohesion Theory and His Implied Map of Language based on Halliday	1
Chapter 2 Knowledge, Strategies and Coding: Preparation for Revising Hoey's Language Map	10
Chapter 3 Language Process and Dimensions: A New Systemic Model of Language (LPD)	19
Chapter 4 Textuality of Tense Selections in Text and Their Textual Temporal Meaning	50
Chapter 5 Logic-Semantic Relations between Independent Clauses and/or Clause Complexes	56
Chapter 6 Logic-Semantic Relations beyond	69
Chapter 7 Text Organisation in Terms of Logic-Semantic Relations and Their Distributions along Text Perspectives	83
Chapter 8 Subject, Predicate and Their Organisational Chains in Text	100
Chapter 9 Mood, Clause Types, Tones and Role Exchanges	111
Chapter 10 Evaluative Modal Elements: "Experiential-Interpersonal" Bi-metafunctional Lexis	130
Chapter 11 Text Modality & Evaluation	147

Chapter 12	Text Modality Realised through Tone Sequencing	165
Chapter 13	Style, Solemnity, and Status & Contact	172
Chapter 14	Scalar Values of Information Elements in Text; An Instance	193
Chapter 15	Topic and Theme	205
Chapter 16	Topic Layers and Textual Ranks	217
Chapter 17	Types of Topic in Text	230
Chapter 18	Information Organising Function of Topic	239
Chapter 19	Ways of Topic Realisation	255
Chapter 20	Topic Development and Cohesion	263
Chapter 21	Metaphorical Proces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 Realising the Meaning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 Case	274
Chapter 22	Aesthetical Process of Phonological Organisation in Text; A Case	283
Chapter 23	Compiling Improvement of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Dictionaries by LPD	297
Chapter 24	Discourse, Story and Plot; Revisiting the Essential Narratological Concepts by LPD	311
Chapter 25	Culture and Social Semiotic Systems; Layered Interactive Cultural Model	319
Chapter 26	Conclusion	333
Appendix		337
Bibliography		359
<i>Language Process and Dimensions: A New Systemic Model of Language — A Synopsis</i>		380

第一章

缘起——语篇在语言中的位置:侯易的词汇衔接理论及其语言模式^①

1.1 引言

最早涉及衔接理论的是格瑞波姆(Greenbaum, 1969)及夸克等人(Quirk et al., 1972)。他们的着眼点是那些具有语境和篇章功能的句子特征,这在他们合作的巨著《当代英语语法大全》(Quirk et al., 1985)中有更为详细的论述。其次是伽特温斯基(Gutwinski, 1976)。他曾试图将衔接理论纳入层次框架(Stratificational framework),目的是把衔接现象用于潜在的语体研究。而最令人瞩目、并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是哈桑(Hasan, 1968, 1971)及其和韩礼德的论述(Halliday & Hasan, 1976)。他们首先划分并详细阐述了有关衔接的五大范畴,即连接(Conjunction),照应(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和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但在他们的调查统计中,词汇衔接占整个语篇衔接现象的42%,照应32%,连接12%,省略10%,替代4%。

根据上述事实,侯易(Hoey, 1991)指出,在所有的衔接手段中,词汇衔接是一种最为重要的衔接纽带(Cohesive tie),它对语篇内各种语义关系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归根到底,研究语篇衔接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语篇中的各类词汇模式。他进而提出有关衔接的三个基本问题:(1)衔接是如何对语篇的语义连贯

^① 本章原以论文形式与龙日金教授合作,以“《篇章中的词汇模型》述评”为题,发表于《国外语言学》(现《当代语言学》)1997年第4期第42~47页;这里有改动。

(Coherence)起作用的? (2)句子(Sentence)^①通过彼此连结而构成完整的命题,衔接是如何影响其间的连结方式的? (3)对于大篇幅的语篇组织,衔接是否仍起作用? 接下去侯易分析指出,哈桑(Hasan, 1984)曾讨论过“衔接谐和”(Cohesive harmony)问题,温特尔(Winter, 1974, 1979)曾系统阐述“重复—替代关系”(Repetition-replacement relations),菲利普斯(Phillips, 1985)提出“远距离衔接组织”(Long distance organization)理论。换言之,这些学者已间接解答了上述问题:衔接的确对连贯起作用,它与“句子对”(Sentence pair)有直接关系,且对语篇提供某种组织(Organization)方式。

至此,该如何为上述见解提供一种协调一致的描写模式? 他认为描写的基础是语篇的特性,即语篇是依靠词汇(Lexis)组织起来的(Organized),而不是结构性的(Structured)。因此,语篇是由相互联系却又彼此分离的信息块——句子——构成的;词汇重复在语篇(尤其是学术性语篇)组织中起着连接句子的功能。

1.2 侯易的词汇衔接模式

1.2.1 词汇重复

侯易指出,词汇重复(Lexical repetition)具有“连结”(Links)的作用;语篇组织就是靠这些以不同方式重复的词汇连接起来的。“所有重复连结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能让说话人或作者再次提及某事,以便增加新内容”(第52页)。满足这一条件的只有开放类词项。据此,侯易着手建立词汇在语篇中的重复模型。首先,他对重复进行分类(如图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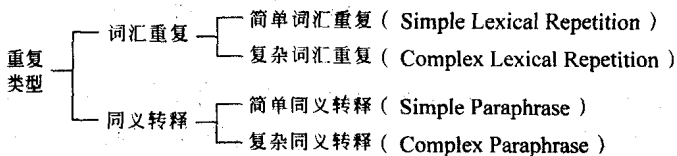


图 1-1 侯易的词汇重复模式

^① 侯易的句子指一个相对完整的语法单位,可以是韩礼德的语法范畴“小句”(Clause)或小句复合体(Clause complex;简称复句;见胡壮麟,1995a);韩礼德则认为“句子”是一个书写单位。本章涉及侯易的相关术语不变,但后面各章内;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拟沿用韩礼德术语;如果具体叙述中某一语法单位既可能涉及小句也可能涉及复句,我们则根据汉语翻译的特点以及国内的惯称,统称为“句”。

1. 词汇重现 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①A drug known to produce violent reactions in humans has been used for sedating grizzly bears *Ursus arctos* in Montana, USA,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 *The New York Times*. ②After one bear, known to be a peaceable animal, killed and ate a camper in an unprovoked attack, scientists discovered it had been tranquillized 11 times with phencyclidine, or “angel dust”, which causes hallucinations and sometimes gives the user an irrational feeling of destructive power. ③Many wild bears have become “garbage junkies”, feeding from dumps around human development. ④To avoid potentially dangerous clashes between them and humans, scientists are trying to rehabilitate the animals by drugging them and releasing them in uninhabited areas. ⑤Although some biologists deny that the mind-altering drug was responsible for uncharacteristic behaviour of this particular bear, no research has been done into the effects of giving grizzly bears or other mammals repeated doses of phencyclidine.

侯易指出,当语篇中再次出现某一词项、且意义变化不大时,后一词项就是简单词汇重复,如第⑤句中的 bear 与第③句中的 bears 即是。与此直接相关:语素相同而形态不同、或形态相同而语法功能不同的两个词项则是复杂词汇重复,如第③句中的 human 与第①句中的 humans,第④句中的 drugging 与第①句中的 drug。如果把第③句中 human development 中的 human 看做形容词,它便与 violent reactions in humans 中的 humans 构成复杂重复关系;若被看做名词修饰语,即类别语(Classifier),它则与 humans 构成简单重复关系,因为名词可以出现在名词词组中的修饰语的位置而起相同的语法功能。因此,如果两个词项出现在同一语篇语境中,且对其中一个词项进行同义转释(见后),它们之间就是复杂重复。当然,这里的同义转释应是一个近似的转释。

2. 同义转释 首先,语境中某一词项替代另一词项,但无特征增减或意义变化,此时两者就是简单同义转释,如引文第②句中的 causes 与第①句中的 produce、第④句中的 drugging 与第①句中的 sedating 和第②句中的 tranquillized 即是。侯易进一步把简单同义转释分为部分(Partial)转释与共同(Mutual)转释。当替代只是一个词项对另一词项具有单向性的转释作用时,彼此之间就是部分转释;而当两个词项在语义上有互指关系时,即构成共同转释。其次,两个词项尽管没有共同的语素,但如果其中一个词项的语义包含另一词项的语义时,它们便是复杂同义转释。鉴于这一界定会包括许多难以驾驭的现象,侯易对此做了限制:一、凡具有反义关系的词项,不管有无相同语素,均属复杂转

释;二、复杂转释与简单词汇重复(如 writer 与 author)和复杂词汇重复(writer 与 writings)有相互关系(如 author 与 writings 构成这一推断性的关系);三、复杂转释直接沿于前两种情况。

为了论述的系统性,侯易同时简明论述了上义重复(Superordinate)、下义重复(Hyponym)、互指重复(Co-reference)以及人称代词(Personal pronouns)、指示代词(Demonstrative pronouns)等几种其他重复关系。

1.2.2 词汇在语篇中的衔接模式

接着侯易选取了另一段非叙事性语(篇片)段作为语料着手建立重复模型。在理顺各句之间的重复联结关系(Bonding)后,他首先分析了各种连接手段(Conjunctive means)在语篇衔接中的重要性,并列出了下面这份衔接作用递减的主次表:①简单词汇重复;②复杂词汇重复;③简单共同转释;④简单部分转释;⑤反义性复杂转释;⑥其他复杂转释;⑦替代;⑧互指;⑨省略。然后,他建立了一个类似九九乘法表的重复矩阵。其方法是,在所选材料的任何两个句子之间研究词项衔接的类型,并在相应的交叉方框内标明衔接的类型与重复的具体词项:纵向表示某句同前面各句的衔接关系,横向则表明它同后面各句的关系。这一模型清楚地显示出各句之间的词项衔接方式、衔接的紧密程度及联结的数目(如个别句对之间无词汇衔接,有的则多达6个)。然后又用衔接数目代替矩阵内的具体词汇,并以此建立各句之间的联结网络。为了使结论更有说服力,作者将原选文从16句增加到40句,条分缕析,建立了更为复杂的词汇衔接矩阵及相应的联结网络图。

侯易的分析充分表明,语篇中的词汇衔接非常复杂,对非叙事性语篇建立网络关系以体现词汇的衔接模式是可能的。这些网络关系充分显示了词汇衔接对语篇连贯的关键性作用。据此,他阐释了矩阵所显示的重复网络的意义,并指出,通过这些复杂的网络关系,我们可以区别出语篇内与中心主题有关的中心句(Central sentence)和与中心主题关系不大的边缘句(Marginal),从而根据中心句把握语篇的概要。这些网络还告诉我们各主题在语篇发展中是如何进入语篇以及是如何终结的。

接着,他进一步探讨了网络联结的性质,以及词汇的、句法的和语篇的联结因素是如何在语篇连贯中起作用的。至此,一个关于语篇衔接的修正理论得以确立。

1.3 侯易的语言新模式

侯易认为,联结关系体现了语篇中句子对之间的衔接关系,而由联结产生的网络关系则能说明语篇的组织方式,但矩阵和网络并不能完全表明一个非叙事性语篇的复杂性。他希望能从理论框架上为语篇确立应有的地位。为此,他回到韩礼德早年(Halliday, 1961)提出的语言模式图(图 1-2)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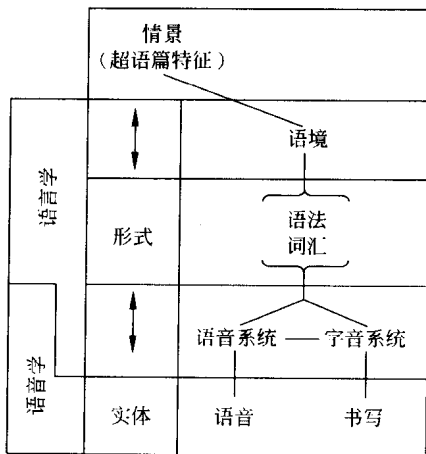


图 1-2 韩礼德(Halliday, 1961)的语言模式图

侯易指出,韩礼德与索绪尔(Saussure, 1916/1959)都假设“语境”(Context)在广义上等同于语义学(Semantics),除非把篇章(Text)或话语(Discourse)同语法并合,否则它们在这一模式中没有任何自然位置。韩礼德(Halliday, 1976, 1978, 1985)将语言明确划分为三个层次:语言与情景交叉的语义层(Meaning)、体现语义特征的词汇语法层(Wording)以及体现词汇语法的音系层(Sounding/writing)。这与他 1961 年提出的语言模式有所不同,但语篇的地位问题并没有解决。于是侯易着手改造韩礼德的语言模式图(图 1-3)。

其第一步是取消位于形式和情景之间的语境,代之以社会交往(Interaction),其目的是将话语纳入语言图中,并在形式与情景之间保留一个中介层次。第一,正如句子经音系结构有序化得到语音表达一样,句子也需经由社会交往在情景中找到应有的价值,它们需要通过音系阐释表达特定的内容,从而成为社会交往的一部分而起一定的交际作用。第二,音系学(Phonology)和社会交往一样,所处理的语言现象是实际的言语(Speech);音系学是一个描写言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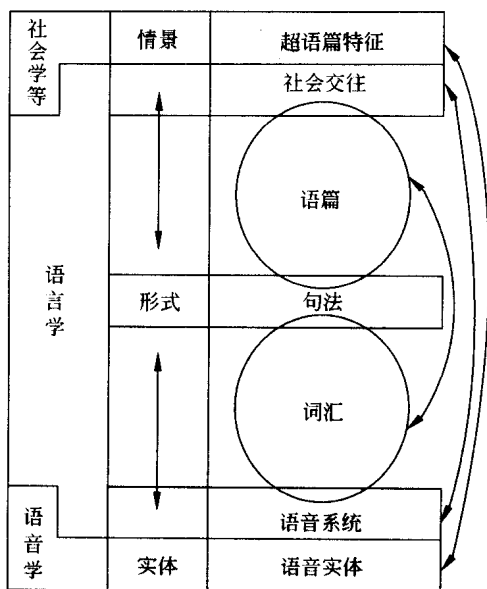


图 1-3 侯易的语言模式简图

(Utterances)使之结构化的体系,社会交往则能使言语在其中发挥作用。第三,语调既与音系学也与社会交往有关。第四,音系学与社会交往都处在语言学的边沿位置。本书作者不同意这里第二、三、四点关于音系学地位的观点,具体论述在前言部分已有说明。

既然联结关系(Bonding)与网络关系(Net)确定了语篇的特性不是结构性的而是动态的和组织性的,那么语篇就该存在于社会交往和语法之间。由于语篇是由句子构成的,它又是由社会交往引发的,据此语篇既有句法的结构性,又有社会交往的结构性,因而与两者都有交叉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句子的产生要受语篇发展和组织过程的影响,故句子又不是一个纯语法范畴。

改造的第二步是重新考虑词汇(Lexis)的位置。从层次平衡的角度看,在语法与音系学之间是否也存在一个与两者交叉的中介?韩礼德早在1961年就认识到,词汇和语法是两类性质截然不同的范畴:“我们应该把两个层次区别开来描写。”(第207页)但在实际处理时他仍把两者放在同一形式层次。侯易指出:“词素构成词,与词构成词组或词组构成小句的方式不大一样:词的构成与句法无类比关系。事实上,传统语法一向把语法分为句法和形态学……”。词汇和语法交叉也可论证,如后缀法(Suffixation)与转换法(Transformations);词汇和音系层交叉也可论证,如形态语音学(Morphophonetics)就是研究词素变体中的音

系变异的。词汇选择和语篇组织系同一动态性过程。

侯易为其语言模式图的平衡性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工作。首先,他研究了相邻(Adjacent)范畴的关系。研究音系、句法和社会交往三个结构性层次只有在参照相邻的、非结构性层次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一方面,音系学只有在考虑语音学(Phonetics)和形态学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同样,研究社会交往离不开情景对它的影响以及语篇的衔接作用。这里,侯易强调情景对音系结构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性,这就是研究社会交往一向着眼于言语行为的原因。另一方面,位于中心部位的句法学也要参照相邻的词汇或语篇;语音实体和超语篇情景的研究也需参照其邻近范畴(如音系学和社会交往),因此,语音学家进行语音描写时需借助于音系学,而人类方法学家发现,离开了人的社交相互作用,其研究工作寸步难行。

其次,侯易论述了口头语(Speech)和书面语(Writing)的关系;而社会交往是读者利用标点符号同书面语篇的相互作用重建相应的音系结构的过程。

再次,侯易阐述了语法和话语两个范畴。话语既可指社会交往,也可指社会交往和语篇,所以它被放到社会交往的位置上;人们一直认为语法既指句法(Syntax),又指句法和形态学,故语法被放到句法这一形式层。“如果用话语代替社会交往和语篇,用语法代替词汇和句法,那么我的语言图在很大程度上与韩礼德 1961 年的模式相似,但两者有本质的不同。”(第 212 页)

第四,侯易根据前面的叙述探讨了句子与词素的范畴问题。在“句子(Sentence)←小句(Clause)←词组(Group)←词(Word)←词素(Morpheme)”这一语法范畴层次模式中,只有中间三项才算是韩礼德意义上的语法单位,句子(即韩礼德的“复句”)部分地属于语法现象,部分地属于语篇(见前文);词素既有语法特征,也有词汇特征。亦即,句子和词素的某些特征很容易从语法的角度加以解释,如从属关系和名词复数后缀等,但对它们的描写很大程度上还得依赖于语篇和词汇。这样就能解释长期以来句子和词素难以界定、句子的范围在语言中不易确定的原因。这也说明衔接不仅在句内产生,也会跨出句子,在句子群之间起作用。衔接会跨越小句的界限,这一现象说明句子是一个语篇范畴;人们可以在句内进行描写,这又说明句子是一个语法概念。所以,从属连词和连接词具有连接信息片段的作用:前者在句内起连接小句的功能,后者还能连接句群。

第五,侯易指明了语言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如图 1-3 所示,最外围的“超语篇特征”与语音实体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如人们在图书馆里讲话声音就很低,但在课堂上教师就得提高嗓门。“这一行为既受环境也受文化因素影响:情景影响语音实体。语音实体也会影响情景;这又会更进一步影响语音实体自身。

故在舞会上,喧闹声迫使人们把声音提得更高。”(第 217 页)

第六,音系结构与相互作用结构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音系结构受语调选择的影响,但在语调选择的范围之内;语调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社会交往,但描述社会交往又要以音系结构、尤其明显的是以语调和重音为条件。

第七,词汇和语篇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侯易阐述的核心。“每一词汇选择都会影响或产生衔接链,而正是后者起着帮助组织语篇的作用;传统的语篇组织模式,如问答式,只有靠词汇才能真正得以体现。另一方面,词项之间的关系如词集(Sets)、搭配等,是它们在语篇中出现的一种功能。再者,每一语篇的选择又会影响词汇选择的可能性。正是由于词汇和语篇选择的结合才使说话者或作者的创造性得以体现。”(第 217 页)至此,侯易完成了对韩礼德(1961)语言模式图的修正工作。

1.4 小 结

一、韩礼德从语言系统和功能出发描写语言,并试图在词汇语法层描写语言的形式现象,包括词汇的、句法的和语篇的,其中语篇这一范畴包括主位化(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和衔接两个次范畴。但自 70 年代末以来,侯易在研究中发现,句子语法和语篇语法尽管有交叉之处,但两者不能用类比的方法加以笼统描写。他在哈桑、温特尔及菲利普斯等人的基础上指出,衔接在语篇的发展中起着将句子连接起来的作用,以使各句子所表达的命题在语义上连贯一致;而衔接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词汇衔接完成的,于是,他从词汇衔接入手,将衔接作为一个语篇的范畴加以规范,从而把“语篇”纳入语言模式图中,并同词汇一起,作为两个相互依存的动态“层次”而加以论述,与句法、音系和交往三个结构性层次既交叉,又彼此区别。尽管韩礼德的许多工作已进入语篇而不再是句法领域,即已超出了他的语法框架,但从系统性和整体上讲,他的语法仍属句子语法(如 Halliday, 1973, 1978, 1994)。哈桑(1985)和马丁(1992)等人虽然也探讨语篇范畴,但都是在韩礼德既有语言模式的基础上将语篇看做是一个意义范畴;即便是德国(如 Schröder et al., 1991)、荷兰(如 Dijk, 1980)和美国(如 Meyer, 1985; Miller, 1985; Mann et al., 1987),语篇研究也都是探讨语篇的意义结构,且仅相当于系统功能的概念功能的范畴。

二、把语篇列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可以把系统功能语言学同语用学的研究融为一体;这也使我们看到了侯易语言图完全开放的特点。韩礼德始终认为语用学是其系统功能语法的一部分,而不少学者试图解释两者之间的异同,这

其中就有他的学生。有了侯易的语言图,我们便可着手将二者统一起来。

三、侯易认为,社会交往结构会直接影响语篇的创作(Creation)和组织方式,从而影响意义的句法编码。而韩礼德 1970 年明确指出,小句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具有语言编码的同时性,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同时,韩礼德认为语义层同情景层是相互交叉的,即意义源于情景。如果用侯易的观点来考察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特定情境和人际相互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影响信息价值的。即是说,社交相互作用中有某些因素(人际意义)会影响到概念意义的表达方式。可见,韩礼德在这一点上的见解值得商榷。

四、侯易认为他的语言模式与韩礼德的模式有本质的不同。但我们看到,在侯易的模式里,词汇和句法仍然介于音系和语篇之间,且语篇仍然是韩礼德意义上的社交语义单位,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五、但对于韩礼德来说,既然信息结构和主位结构属于主位化(Thematization),而小句的主位化又直接受制于语篇,故主位化也是一个语篇的而非语法概念,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主位的推进方式上。只不过笔者认为主位结构是一个体现主题的形式范畴(见第三章)。

六、尽管韩礼德的语言模式仍以小句为本,但它却让我们看到了语义的编码过程,为描写语言的语义提供了动态的观察途径。侯易的语言图确立了语篇在语言中应有的地位,但似乎他的“语篇”概念仍然只是“一个意义单位”。该如何看待词、句、篇的性质?这是本书试图要探讨的基本问题。

第二章

知识,策略和编码:改造侯易模式的准备工作^①

2.1 引言

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Malinowski; Firth, 1950, 1957; Austin, 1962; Searle, 1969, 1975; Bernstein, 1971; Trudgill, 1974, 1975, 1983; Levinson, 1983; Leech, 1983, 1991; Halliday, 1978; Hasan, 1985);而乔姆斯基(Chomsky, 1965)等人认为,语言是知识(Knowledge)。韩礼德指出,语言既是行为,也是知识。说语言是行为,因为它是人赖以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交往手段;说是知识,因为它又是社会行为内在化(Internalization)的一个方面,是话语生成与理解的基础:“研究作为知识的语言就是探讨人脑运作的真面目”(Halliday, 1978: 13)。两者是统一的,互补而不可分,研究后者就是研究控制上述外在行为的内在机制。但韩礼德所以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研究并描写语言,因为大脑有储存和使用语言的能力,从而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个体之间的交往是由生物体之间所具有的行为潜势(Behaviour potential)决定的。由此,“我们不从生物体内部着手向外看,而采用迪尔凯姆(Durkheim)^②的社会学观点从生物体的外在行为观察其内在机制”(Halliday, 1978: 13—14)。近年来,两者融合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且见 Sperber & Wilson, 1986; Cook, 1989; Ellis, 1992,

^① 本章原以论文形式“知识,策略和编码——与语言使用有关的三个侧面”发表于《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年第5期第4~8页;这里有改动。

^② 又译“涂尔干”(Durkheim, 1858—1917),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法国社会学学派的奠基人,认为劳动的分工是社会团体的基础,“集体意志”在社会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主要著作有《论社会分工》、《论自杀》。——引自《英汉大词典》,陆谷孙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合订本第534页。